第 57 卷 第 1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7, No. 1
2020 年 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20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

对于“一带一路”国策的深化实施,其理论依据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深化理解。本专栏汇集三篇北大学人的最近研究成果,依据陆上丝路新出土的石刻、写本和沉船出水的瓷器,分别讨论唐朝初年经由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往来,以补历史记载之阙;中亚摩尼教东传过程中对于东方法术传统的学习与吸收,有助于理解中国文明的西渐问题;通过东南亚沉船出水的宫廷瓷器,阐述扬州作为唐朝瓷器出口的重要都会,其与朝廷、外贸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荣新江

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

荣 新 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唐朝建国后与西域的关系,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玄奘的记录而略有了解。新发现的《张弼墓志》,告诉我们贞观元年到贞观六年,唐太宗曾经派遣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行程四万里,应当包括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以及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贞观初年来访唐廷的西域诸国,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而促成的结果。张弼的出使在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墓志补充了丝绸之路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

关键词:张弼;西域;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 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1-0113-06

一、贞观初年出使西域的新史料:《张弼墓志》

过去我们根据玄奘弟子慧立、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普遍认为贞观初年时,唐朝对西域主要是采取闭关的态度,所以玄奘西出前往印度取经,是偷越国境而行的。《慈恩传》记载,他在瓜州时,得到一年轻胡人石槃陀的引路,渡过瓠芦河,到达玉门关。从这位胡人的名字可以推知,他是中亚石国(今塔什干)出身的粟特胡人,“槃陀”为粟特人常用的名字,意为“(某神的)仆人”[①]。因惧怕官府私度关津禁令,石槃陀由玉门关退回。玄奘一人循瓜州、伊州之间的“第五道”[②],从第一烽到第四烽,在信仰佛教的守边将官的帮助下,入碛西北行,最后在一匹曾经往返伊吾十五次的识途老马的帮助下,得达伊吾(哈密)。《慈恩传》中对玄奘从河西玉门关到西域伊吾国一段的艰难行程,做了详细的铺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荣新江,男,河北滦南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① Pavel Lurje,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Iranisches Personennamenbuch*, II/8).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1, p. 142.

② 敦煌写本《沙州图经》(P. 2005)对此道有详细记载,见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4—69 页。

陈,现摘引如下:

> 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从是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又路盘回,不知所趣。……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①

这段艰难行程的记录,当然是玄奘描述给他的两位弟子的,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觉得当时的交通道路就是这样的艰难险阻,难以逾越。

事实上,玄奘是违犯当时不许私度边境的禁令,才落得这样的地步。如果是正当的唐朝使者,道路仍然是畅通的。我们有幸在近年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墓志中,看到一方《大唐故始州黄安县令南阳县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葬于 679 年),其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志主张弼前往西域的事迹,因为几乎与玄奘西行同一时点,所以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难得的另类史料,值得关注。志文有关部分如下:

> 贞观之始,情礼云毕。前宫寮属,例从降授,补右卫仓曹参军。于时獯丑未宁,边烽屡照。太宗临轩,有怀定远;召公将命,追美凿空。具禀圣规,乘轺迥骛。历聘卅国,经涂四万里。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使返奏闻,深简帝念,加阶赐帛,宠命甚优。六年,又应明诏,举直中书省。②

志主张弼,字义辅,南阳西鄂人。张弼父张宽,曾任隋朝的上党郡守、青州刺史。李渊建唐,张弼任朝散大夫,后为太子通事舍人,为李建成的亲信。玄武门事变后,太宗上台,"前宫僚属,例从降授",作为太子一党而被贬官,任右卫仓曹参军,从正七品下转成正八品下。就在贞观开始之时,太宗命他出使西域,到贞观六年返回,完成使命,应诏直中书省。贞观十年,任卫尉寺丞;十四年除尚书水部员外郎,寻改越王府主簿兼扬州兵曹参军;十九年,任承议郎行魏县令。高宗永徽二年(651),授朝议郎行始州黄安县令。五年卒于官舍,年六十③。可见原为太子近臣的张弼,因为主人倒台,在太宗、高宗时期,虽然有出使西域之功,但最后仅仅做到一个县令。正因为此,他出使西域的事迹,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彰显。

如果不是这方墓志出土,我们完全不知道在贞观元年(627)到贞观六年,唐太宗曾经派遣右卫仓曹参军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行程四万里。张弼的出使,可以说是唐代初年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壮举。虽然已有学者提示了张弼出使西域的重要意义④,但论述比较简略。本文对照其他相关材料,对此事做进一步的申论。

二、张弼"历聘三十国,经涂四万里"的意义

墓志说张弼"历聘卅国,经涂四万里"。说明他曾到访过三十个西域王国。要了解张弼之行的意义,还要从隋朝与西域的关系说起。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记载:

> 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

---

①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4—17 页。

②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4—226 页,第 102 号。

③ 关于志主的生平事迹,参看孟宪实《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从〈张弼墓志〉谈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7 卷,2011 年,第 199—220 页。

④ 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史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2011 年第 2 期,第 73—74 页。

里,以示中国之盛。①

又,《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开篇说:

> 〔隋炀〕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②

由此可知,隋朝对西域诸国的了解有一个过程。大业年间,隋炀帝派裴矩在河西地区招徕西域诸国,由于裴矩的经营,来朝贡于隋朝的国家从十余国,增加到二十七国,最多时则有三十余国。

《隋书·西域传》说到在与西域各国联系最盛时,所知有四十四国,这就是裴矩《西域图记》所记录的国家数字,包含有不曾朝贡、但为隋朝所知的国家。《隋书·裴矩传》载裴矩《西域图记序》曰:

> 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

可见,裴矩是通过采访胡人等方式,了解到西域四十四国情形的,这些国家并没有都来过隋朝。

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唐朝重新与西域联系之前,中原王朝所知的西域王国只有二十个了。余太山先生指出:“本传(《隋书·西域传》)共记二十三国,其中吐谷浑、党项、附国、女国可归入一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可以归入一组,漕国、钹汗、石国、米国、史国、康国、曹国和何国,以及安国、乌那曷、穆国、波斯可以归入相邻的两组,其余诸国可以归入一组,但次序混乱,表明编者不熟悉西域地理。”③这些国家应当就是唐朝初年了解的情况,也是张弼出使西域之前所知道的国家。

张弼出使了西域三十国,大大超出了隋末所知之数,其中不少国家应当是唐朝使者首次走访。因此,张弼的出使西域,在唐朝与西域的关系史上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国条,波斯距唐朝首都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④,来回三万六百里。从张弼“经涂四万里”来推想,他在西域地区一定不是直线而行,因为那样即使他到达波斯,也不足“四万里”之数。他不一定非要到达波斯,但他访问了三十国,应当是纵横交错地行走,所访问的西域王国,应当包括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以及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可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三、张弼出使西域的成果与丝路交通

目前所知,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六年,只有张弼作为唐朝正式的使臣出使西域,因此可以这样理解,贞观初年来朝唐廷的西域诸国,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而促成的结果。我们就根据目前所见贞观初期这六年里西域与唐朝的交通情况,来看看张弼出使可能取得了哪些成果。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十五《朝贡》第三记载:

> 太宗贞观元年正月,西突厥;闰三月,高昌、吐谷浑等;五月,何国、康国;十月,西突厥;并遣使朝贡。⑤

其时,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以及粟特地区的何国、康国均在西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西突厥在贞观元年年初的朝贡,必然影响到其他西域绿洲王国,因此高昌、何国、康国随后前来入唐朝贡。这或许就

①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80 页。
②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 1841—1842 页。
③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545 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311 页。
⑤ 周勋初等:《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228 页。

是张弼出使西域的背景,甚至张弼就是随同十月而来的西突厥使臣返回时一起前往西域的①,因为当时有所谓“报聘”制度,大国使臣的到来,唐朝有时候是需要遣使随之回报的。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同条又记:“贞观二年四月,西突厥遣使贡方物。”②西突厥再次入唐,表明两者关系的密切。而这次遣使可能是张弼抵达西突厥汗廷的结果。

玄奘在贞观元年启程西行,二年中抵达素叶(碎叶)城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西突厥可汗衙帐见到“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③。说明其时有唐朝使者到达西突厥可汗衙帐,这位使者不排除是张弼的可能性,因为使者带着国书和信物,这是正式使臣所携带的必备之物。而且,西突厥可汗非常礼让这位汉使,让他就座,也可见不是一般的人士,而是唐朝的正使。

高昌王国位居天山东部地区,是与唐朝接壤的西域大国。贞观初年,高昌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高昌条记:“太宗嗣位,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④因此,高昌必然是唐朝外交工作的重点,张弼出使西域,一定是要到访高昌的。《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同条记载:“贞观三年二月,高昌遣使朝贡。”⑤这次高昌的遣使朝贡唐朝,或许就是张弼出使的结果。这一成果在随后逐渐升温。《册府元龟》同条又记:“贞观三年十一月,西突厥、高昌并遣使朝贡。”是高昌与宗主国西突厥一起入唐。又上引《旧唐书》同条记载:“贞观四年冬,〔麹〕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⑥到贞观五年正月甲戌(十四日),太宗还专门“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⑦,表明对高昌的亲善。麹文泰这次入朝,还向太宗表示“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但魏征以为如果十个国家的使团一起入贡,使人不下一千人,沿边州县无法接济,以为不能接受。太宗听从魏征建议,回绝了这些国家的使者⑧。可见张弼出使在西域的时候,西域各国开始脱离西突厥的羁縻统治,希望与唐朝交往⑨。

张弼的出使成果,看来是不可低估的。《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贞观三年闰十二月,“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⑩此图为将作大匠阎立德所绘,可惜已佚,但宋人董逌曾见原图,在所著《广川画跋》卷二《上〈王会图〉叙录》中有相关记录:“有司告办,鸿胪导客,次序而列,凡国之异,各依其方。……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车师、党项,而轩渠、嚈达、叠伏罗、丁令、师子、短人、掸国次之。”⑪此处所列有些是古代西域国名,是文人借古喻今的常用做法。如果按照唐朝时的情况,这里的月氏即贵霜王国,或寄多罗贵霜,当指今巴基斯坦巴沙瓦一带;车师与高昌并列,应指车师后王国,即天山北部吉木萨尔一带;嚈达是 5、6 世纪时中亚强国,占据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叠伏罗在 Zabulistan,即 Gazna;丁令在天山北路;师子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虽然未必都是与唐朝时期的国家对应,画家也可能并非写实,有些图像可能是承袭此前的《职贡图》,但反

① 王素《唐麹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认为张弼是随高昌国使者去西域的,可备一说,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0 辑,2014 年,第 154 页。

② 《册府元龟校订本》,第 11228 页。

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 28 页。关于系年问题,参看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00—101 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八,第 5294 页。

⑤ 周勋初等:《册府元龟校订本》,第 11228 页。

⑥ 《旧唐书》卷一九八,第 5294 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220 页略同。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086 页。

⑧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第 2548 页。

⑨ 参看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1 页。

⑩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 6068 页。参看《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东谢蛮条,第 5274 页。

⑪ 《广川画跋》卷二,安澜编:《画品丛书》(二),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6—368 页。参看汤开建《唐〈王会图〉杂考》,《民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77—85 页。

映了贞观三年所绘《王会图》的大致情况,并且可以由此得知当时朝堂所见西域朝贡者的形象。这些贞观三年的西域使者,我们虽然不能说都是张弼出使的结果,但两者时间吻合,其中不应没有张弼推动的结果。

龟兹也是西域屈指可数的大国,位居塔里木盆地北沿。《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十五《朝贡》第三记载:“贞观四年,龟兹国王苏伐叠遣使献马,自此朝贡不绝。”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龟兹传条也记:“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②龟兹也是张弼一定到访的对象国,因此,贞观四年的龟兹王进贡马匹一事,恐怕也是张弼走访其地的结果。

于阗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大国,因此必定也是张弼走访的对象。《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于阗条记:“贞观六年,〔于阗王尉迟屋密〕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③我们也不难把此事与张弼出使联系起来。

焉耆也是塔里木盆地北道大国之一,《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十五《朝贡》第三记载:“贞观六年七月,焉耆遣使朝贡。”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焉耆条:“太宗贞观六年,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⑤这两条记载是同一件事,《新传》表明这是焉耆在唐朝时期首次遣使,而促成焉耆朝贡的,应当是正在西域进行外交活动的张弼。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康国条:“贞观五年,遂请臣。太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却不受。”⑥康国首都在今撒马尔罕,是粟特的第一大国,它在贞观五年要求臣服于唐朝,虽然没有被太宗接受,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说明葱岭以西的国家,也和唐朝建立往来。这或许也可以和当时出使西域的张弼有关。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贞观六年(632),是唐朝初年与西域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⑦一是改变对西突厥内战的中立态度,贞观六年八月丁酉,派刘善因前往西域,首次册封与肆叶护可汗对立的泥熟可汗,支持泥熟来控制西突厥政权。二是改西伊州为伊州。伊州在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被唐朝灭亡后,城主石万年率七城归降唐朝,唐朝立为羁縻州性质的西伊州。贞观六年,唐朝改西伊州为西州,意味着立伊州为唐朝的直辖州郡,与内地一般州县无异,表明唐太宗要进入西域的决心⑧。三是与焉耆建立密切关系,接受焉耆王龙突骑支的请求,开大碛路,避开高昌,让西域使者直接从焉耆到敦煌⑨,焉耆由此可以垄断西域与唐朝往来的贸易,这无疑是把高昌视作敌对势力,准备加以打击。从时间上看来,这些重大转变,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西域而促成唐朝采取的行动。

张弼的出使在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墓志补充了唐代西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实,仅就这一点来说,已经十分重要。因此,玄奘取经并非开通唐朝丝路的创举,张弼的出使在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上,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

① 周勋初等:《册府元龟校订本》,第 11229 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第 5302 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第 5302 页。参看《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于阗条,第 6235 页。

④ 周勋初等《册府元龟校订本》,第 11229 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第 6229 页。

⑥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第 6244 页。参看《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 6091 页。

⑦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 322—323 页。

⑧ 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形势》,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 页。

⑨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焉耆国》,第 5301 页。

Zhang Bi's Visit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ilk Roa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Rong Xinj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Xuanzang's (玄奘) records used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Empire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西域). The newly discovered *Zhang Bi's Epitaph* (《张弼墓志》) shows that, from the first year (627 AD) to the sixth year (632 AD)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guan (贞观) in the Tang Dynasty, Zhang Bi was sent by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唐太宗) to thirty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He should have visited the oasis kingdoms (绿洲王国) in the Ta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 and also visited Sogdiana (粟特) and Tocharistan (吐火罗斯坦) controlled by Western Turks (西突厥人). In the early year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guan, some diplomatic envoys from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came to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archives. Their visits could be a result of Zhang Bi's diplomatic miss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record of Zhang Bi's mission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his epitaph has no parallels in other existing historical data, and witnesse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Zhang Bi (张弼), Western Regions, Silk Road

(责任编辑 管 琴)